

晉

書

一七

蘇子卿

PDG

列傳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御撰

陳壽

王長文

虞浦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于寶

鄧粲

謝沉

習鑿齒

徐廣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叅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

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鄭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

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
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
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相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
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
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
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
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旛
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
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
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瓘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
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
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
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

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
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
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
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
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
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
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
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
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夫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
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
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
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
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閒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赜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臺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

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旣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于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

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

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于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叅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徭薄斂寬刑省役

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更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沉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

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

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
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
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
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穴穰或有
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
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
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
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
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
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
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
援者則嚴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
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
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

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湏无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責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叅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

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
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
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卽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
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
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
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
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
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
從事至部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能
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
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
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
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溫見之怒謂盛

晉書卷五十一
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
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
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
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大元中孝
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子潜放潜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潜時在
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
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
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
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
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
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
父也終於長沙相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

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旣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觀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徃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

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于世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

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元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

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綃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旣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旣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

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
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
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
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
存星列滿目瓊璫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芳芬起於
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
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
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
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後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
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
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
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
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
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旣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

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三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徵管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

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
文繼之靈武冠世尅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
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
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
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
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
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
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
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
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
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魏
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
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
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

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水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秉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

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
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
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
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
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
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
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
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
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
畧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
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大位雖我德
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躬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
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
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

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

栢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
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
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歔因辭衰
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于家廣答禮問行
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
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
明旣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
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
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
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
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
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
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

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渾勵節摛辭綜理王愷雅才虞顗懷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列傳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御撰

顧和

袁瓌

子喬

孫山松

袁準

孫耽

耽子質

江道

從弟灌

車胤

殷顗

王雅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

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

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

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

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

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史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

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

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

是遂知名旣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

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无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
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
遷司徒掾是時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
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
太子舍人車騎叅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
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
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百萬付法議罪并
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
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
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
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内外皆奉詔
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
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
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

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旣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

曰尚先効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
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
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
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
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
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
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
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於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
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
肆其私情間閭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
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无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
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
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
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尚書

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
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
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
尸旣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
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覓葬
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
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於
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
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
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
學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旣興文史
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韞
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

孟軻係之誨誘无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无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栢溫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栢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

禮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
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况與將軍
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
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豪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无停
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
无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
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詔議叅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
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栢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
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无
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
易者今汭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絕
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
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
西胡必覬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

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元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无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齊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旣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襟情秀遠善音樂

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相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瓌爲丹陽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祿勳冲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栢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无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

晉書卷五十三
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
表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
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
說峻誅大臣峻旣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
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
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
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旣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
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安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
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
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琊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无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
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群頗騫翥湛
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
丹楊尹卒

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黉譙郡太守祖允羌湖令父濟
安東叅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
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
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
叅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
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
其魁帥厚加抚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
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叅軍
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道爲上佐甚有匡弼
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道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千
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
精而衆少於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

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
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栢溫奏廢浩佐吏迫遂免頃之除
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道
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
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
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
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
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
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无常然三正相詭司牧
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責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
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
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
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旣富之世愛十家之
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芜舉江

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无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无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旣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无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遵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无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迨累謫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直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

施設惟脯糗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立宮始用寶劔金舄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叅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立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立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

至然洪祀有書无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理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无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无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道又上疏曰臣謹更尋思叅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无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无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責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无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无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无牲醴之薦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賖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

晉書卷五十三
與此帝猶勅撰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
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
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群父曹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辟主簿舉秀
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
引爲抚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叙不允灌每
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无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抚軍司
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
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
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
溫末年以爲諮議叅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
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秘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无所
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

議叅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无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啟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相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

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車公不樂謝
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内侯孝武
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
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
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
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旣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
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
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无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
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
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啟以道子爲丞
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
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
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
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

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旣貴素情亦殊而志望无厭謂顗言爲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爲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栢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
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
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尹領太子左
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愼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
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
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
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
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
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頽弊无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
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
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旣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
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
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无當
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旣居外戚

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无所苞容執自是之操无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无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无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音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叅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内外攜離但愼默而已无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弱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體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无懼心仲堪反常

晉列五十三
之舉殷顗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
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
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頽喪追績剛塞車殷
忠壯睠言遺直莫之能尚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御撰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子劭宣

殷仲堪

書

楊佺期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
賢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
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
之見恭所坐六尺簾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
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无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
郎歎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祕書丞
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
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
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之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
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
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

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
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
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
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
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
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彞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
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
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
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
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懷棟雖新便有忝離之歎矣時國寶從
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輟
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
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
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

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相立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害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魯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

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
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
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
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等從之推
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
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筈中合鐫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
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无運理
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
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
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
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
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
旦謂牢之曰事尅卽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
里元顯使說牢之囑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

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驛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相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相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元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无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

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相南郡者之遂送之於夏口栢玄扶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栢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

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鵠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符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瑯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无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冲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冲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符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

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符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不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祆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符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

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
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
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
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
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
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
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旣死遂代恭
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楊州晉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
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
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
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
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
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
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

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浙恩懼逃于海
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
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
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
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
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
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
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
詔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
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
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
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
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
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

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
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况君見與无
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
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无窮孰與頭
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强兵才能算略
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
通其甥何无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
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
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旣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
守牢之乃嘆曰始爾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
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
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
近日司馬郎君今復欲反相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
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

殺乃自縊而死俄而劭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栢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劭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栢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栢也丸旣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栢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栢亮符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從反以劭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劭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

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旣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嘆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墳者必无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

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以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鴟惡鳥也食桑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无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无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

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旣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岨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无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歿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太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无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

刺史郭銓捷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劔閣之隘定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劔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益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寔盛陳事力之寡弱飭哀衿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劔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

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寔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无以堪命則劔閣之守无擊析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无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相立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无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无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无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无所容其怨且

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
劍起人未知義戎逼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
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
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
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无此
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
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
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无以辨之但求古
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无危其危易持苟啓
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
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
盤无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
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
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

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栢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栢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寔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栢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旣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江績等恢覲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覲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无不尅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叅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栢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

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无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栢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預未決會仲堪弟遁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栢修仲堪惶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

子弟交質遂于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益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抚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无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邁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藪將宏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鄩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蓄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

病者自爲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柩立死簡之食其肉柩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麓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符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符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

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
爲司馬代江績爲南郡相仲堪與栢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
素无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栢玄
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爲
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
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
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
來者誰不戮力若栢玄來恐難與爲敵旣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
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
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无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閻
丘羨放恢還都抚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
佺期仲堪與栢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
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栢偉爲南蠻校
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龍襄玄仲堪雖

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遙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相立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立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无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无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立二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立立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躬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立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立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立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立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爲人票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躬仲堪殺躬覬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

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佮期之舊也孜劭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發大怒抽劒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佮期无狀雅志多隙隹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揚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鬪其中猗歟群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列傳第五十五

晉書八十五

御撰

劉毅兄邁

諸葛長民

何无忌

檀憑之

書
魏詠之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爲州從事相弘以爲中兵參軍屬相茲篡位毅與劉裕何无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立毅討徐州刺史相修於京口青州刺史相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立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洛橋又斬敷首立大懼使相謙何之澹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立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无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立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无忌劉道規躡立立逼帝及琅瑯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

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
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
肅討平之及玄死相振相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
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无
忌受毅節度无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无忌專擅免其琅
琊内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无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
譴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相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
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駭成大岸孟山圖據魯城相山客守偃
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
風飄没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超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无
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
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兗州刺
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
起義襲襄陽破相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衆興出營

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无忌道規等諸輩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栢道恭等皆斬之栢振復與符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栢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旣平以毅爲抚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无感繫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覲然苟存去春鑾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无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没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

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
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
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
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初相玄於南州
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
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无忌爲盧循所敗賊軍
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内外失色朝議
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
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日
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二
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
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
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
州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

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三參軍羊遂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遂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无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栢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无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无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陽豫藩屏所倚寔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户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地在无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

晉書卷五十三
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阨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
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
之中厲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示有所存而役
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
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
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
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
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持節公
如故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
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
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已乃奏
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
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導養
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

志爲姦宄陵上虐下縱逸无度旣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无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窺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階扇動内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異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鬪心旣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姓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

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有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旣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竄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

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街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相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余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鈎斬袪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叅軍後爲竟臨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諸葛長民琅琊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无鄉曲之譽相玄引爲叅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相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内史于時相散聚衆向歷陽

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无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无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无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

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三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旣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昨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无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无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无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无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无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无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蒞小縣靖之曰玄玄不許无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叅軍與无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无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无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雖强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无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无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无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无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无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无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无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无敵劉毅家无

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无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无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无忌爲輔國將
軍琅瑯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兵精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
軍劉道規俱授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
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
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
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无益无忌謂道規曰今衆
寡不敵戰无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
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
无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无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
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祐及武康公主琅瑯王妃還京都又與
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无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
陷江陵无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旣而爲
桓振所敗退還尋陽无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

陵進次馬頭相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无忌不許進軍破江陵
 謙等敗走无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无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
 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
 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
 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
 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
 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无忌
 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
 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
 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
 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
 如其失利悔无及矣无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旣及賊令强弩數百
 登西岬小山以邀射之而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无忌所乘小

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无忌尚厲聲曰取我
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无忌辭
色无撓遂握節死之詔曰无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
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數政方夏寔播風惠妖寇搆亂
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
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
子邕嗣初相玄尅京邑劉裕東征无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
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爲難若
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无忌乃還及義師之舉
叅贊大勲皆以筭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
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抚养若已所生初爲會稽王驃
騎行叅軍轉相修長流叅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
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

以私艱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无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數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旣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无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旣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无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旣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

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
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
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嘗見栢立旣出立鄙其精神不雋謂
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音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
游欵及立篡位協贊義謀立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栢歆寇
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荆
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
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音踐其位論者
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誠寔
銘王府敷績之効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
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
曰栢弟順之至琅琊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仗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
陵夷之際逆立替擅之秋外乏栢文內无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

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
天啟之資建大功若轉圜剪群雄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
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
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无忌挾功名之大
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嚮晉震勅敵因機効
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体茲忠
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巍然協契効績揚輝

列傳第五十五

晉書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六

晉書八十六

御撰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耀靈子靈

靈子玄靚

靚叔天錫

天錫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張軌

字士彥

安定烏氏人

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

家世孝廉以儒

學顯

父溫爲太官令

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

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

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

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

張華與軌

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

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

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禦遠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怛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

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氐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輩任一方義在伐叛武

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鷁苕寇賊消鷁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旣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

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議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叅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

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
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
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
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
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
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令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
討祛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
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浩亶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
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
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邈遺榮高才碩學著
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
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
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即遣叅軍杜勲獻馬五百
匹耗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

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
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
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太府主簿馬鮪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
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
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
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
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
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
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琬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
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
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翹儒等劫前福祿令翹恪爲主執太
守趙彞東應裴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

西大敗之苞奔桑山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從初寔平翹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令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叅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徙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叅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

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遷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念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

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
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
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
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
斷聖心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
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
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
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
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
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于王公
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
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
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
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

胡松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斬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旣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

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翹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今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

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大興是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其惡

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
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沙牙門趙仰
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
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
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
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
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旣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
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閭沙及黨與數百
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
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嚴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
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
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
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

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廷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叅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叅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安在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

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脩靈鈞臺
別駕吳紹諫曰伏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
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
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
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
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
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
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紹無
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
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
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
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
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
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

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心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耻乎駿納之遣叅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

同而云不能何也。隲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記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建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于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籍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

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于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

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罪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鯨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灾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叅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繼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傳頴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

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賁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

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是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相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父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叅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煌太守駿有計畧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

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川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脩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強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

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分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羣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勰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

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
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
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忝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
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
隴勒雄旣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
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
之徒更思背誕鉞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
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
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
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
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
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況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數弘臣慮
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

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叅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大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

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尅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城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

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鼙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脩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

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
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
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
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
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
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
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
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
敗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
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
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
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因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
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
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略小

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超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幾開延英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廼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

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符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符健健遣符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遊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劔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

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
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
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
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
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
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
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
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
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
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
祖即位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
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圜圉蓋非
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

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旣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獄瀆

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
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改
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
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
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
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
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
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
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
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
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勲德
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係大涼義
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旣自尊人斯高競一隅
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

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栢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寔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強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伐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璠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及子嵩

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劔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旣失衆心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旣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緄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緄以兄珪在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緄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緄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

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強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

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尅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冲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靚芝蘭則愛德行之臣靚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符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遊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符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景燉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符堅強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芳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

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仿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以仿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仿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安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執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

爲符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窳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

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
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組賦絕
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家嗣播有
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謹言嬰顯
戮境內雲擾讎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
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清歸誠晉室美矣張
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旣縣遠國亦完富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列傳第五十六

晉書八十六